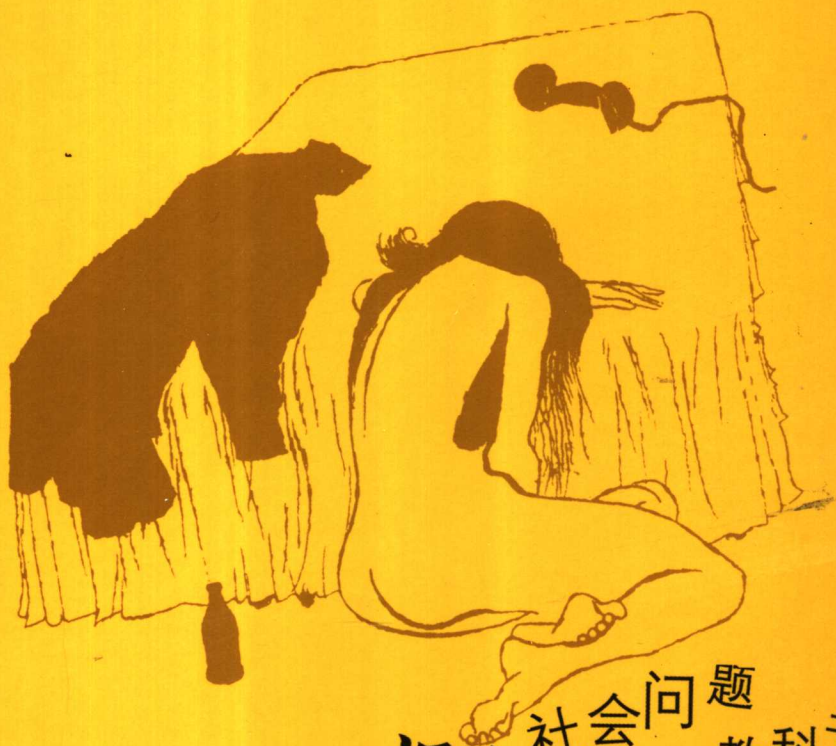


离婚 Women Divorced 女人

河底 著



一个正逐渐逼近 de 社会问题
一部近乎残酷 de 婚姻教科书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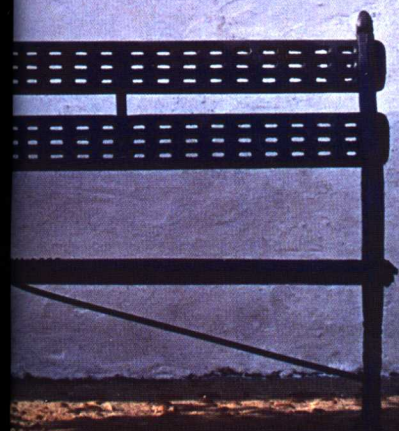
离婚

河底 著

女人

Divorced Women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离婚女人/河底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2.6
ISBN 7-5399-1791-1

I.离... II.河...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2762 号

书 名 离婚女人
著 者 河 底
责任编辑 贰 & 壹
责任校对 大 川
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31 万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 200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791-1/I·1692
定 价 2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我的婚姻列车行驶了14年。猛然间我发现,已经到了终点。茫然地走下婚姻列车,我又猛然发现,走下婚姻列车的人是如此之多。阳光依然普照着大地,可是人们的脸什么时候变得这样沮丧?

昔日的好友聚在一起,再没有往日蓬勃的朝气,一个个都瞪着死鱼一样的眼,木然而空洞。那一双双眼睛,总在我面前晃动。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被婚姻弄得如此狼狈?是我们毁了婚姻,还是婚姻毁了我们?面对婚姻,我们到底要怎样?想想周遭离婚的朋友,再想想我自己,我们虽然渺小,但不失善良;我们也许如小草一样平凡,但却想认真地生活,高质量地呼吸。可是,可是大家似乎都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不可否认,披上婚纱的那一天,每个人都想永远永远,到底是什么改变了爱的初衷?长久夫妻的麻木还是性的不和谐?自私自利的劣根性亦或是及时行乐的负面效应?是浅薄的猜疑、不信任

还是懒得沟通的惰性？虽然离婚的种种原因就摆在面前，但依然无法摆脱我内心的困惑。难道真的就为了这样微不足道的原因离了婚吗？到底是什么使我们背弃了爱的誓言？到底是哪里错了？

我无意也无能评价他人的婚姻。只将我眼里的婚姻一一摆在大家面前，这些婚姻绝不完美，但那曾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已经成为过去，却值得思考和回味。

在写这部《离婚女人》的时候，昨天的生活，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婚姻的形式虽然割断，但婚姻的内容却不是一纸文书所能覆盖的。每感至此，常唏嘘涕泪感慨不已。常常看到离了婚的人发自内心地祝愿对方能过得幸福，这种想法真实而凄婉，令人泣不忍听。既然有今天诚挚的祝福，为什么昨天我们不能表达万分之一？到底是什么阻碍了这种表达？

我给不出这一切的答案，只提得出我的困惑——对婚姻的困惑。

谨将此书送给所有离婚和将要离婚的女人。

河 底

2002-5-9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11
第三章	23
第四章	37
第五章	50
第六章	59
第七章	68
第八章	75
第九章	83
第十章	98
第十一章.....	111
第十二章.....	121
第十三章.....	131
第十四章.....	145
第十五章.....	150
第十六章.....	158



第十七章·····	169
第十八章·····	176
第十九章·····	186
第二十章·····	195
第二十一章·····	204
第二十二章·····	211
第二十三章·····	218
第二十四章·····	226
第二十五章·····	237
第二十六章·····	244
第二十七章·····	253
第二十八章·····	262
第二十九章·····	270
第三十章·····	276
第三十一章·····	283
第三十二章·····	293
第三十三章·····	301
第三十四章·····	310
第三十五章·····	317
第三十六章·····	323
第三十七章·····	330
第三十八章·····	337
第三十九章·····	344
第四十章·····	351
第四十一章·····	358
第四十二章·····	368
第四十三章·····	374
即时在线评论·····	383

第一章

韦庄刚从北京回到哈尔滨的第二天,就接到姜欣的电话:“韦庄,我要和杨一帆离婚!……”

“还浪漫呢,一做那事就没完没了,我身体不好,我可受不了天天做那事儿。”姜欣一本正经地说着。

韦庄刚从北京回到哈尔滨的第二天,就接到姜欣的电话:“韦庄,我要和杨一帆离婚!这日子实在没法儿过了。”

“又打仗了?你们两口子能不能安静三天?”

“这次真不怨我,杨一帆他昨天半夜二点钟才回来。回来就把我弄醒,非让我陪他说话,还要和我做那个。”

“我说姜欣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这怎么能怨人家杨一帆呢?都这把年纪了,还能在半夜二点钟示爱,你偷着乐还来不及呢,多

幸福啊，还说怨人家？”

姜欣听了韦庄调侃的语气，她呵呵笑了。

“韦庄，你向着谁呀？到底帮谁说话？”

“我当然是你的同学，不过我向理不向亲，这次就是你不对。”

“我电话里跟你说不清楚，我上你家去。”

“Oh, My God, 大慈大悲的圣母玛丽亚，饶了我吧。”

“呵呵，韦庄，我给你带一斤活虾过去，行不行？”

“15 厘米的活虾？”

“15 就 15。”

“那好吧，把孩子也带过来。”

“我想吃你做的馄饨，呵呵，上次没吃够。”

“我说姜欣，我真是服了你了。你到底是生气还是想来混碗儿馄饨吃呀？”

“呵呵，二者都有，不说了。我去接孩子。”

韦庄放下电话，皱着眉头去冰箱里拿肉。她和姜欣是初中、高中六年的同学。两个人大学毕业后分到了同一座城市工作。虽然分开了四年，可再次见面，二个人只是相视一笑，便又找回了中学的那种感觉。姜欣还是老样子，1.70 米的个头，窈窕窈窕，戴着一副无框架眼镜，显得气质高雅，很有学问的样子。那眼镜是白色透明的，但却比不过姜欣那凝脂般透明的皮肤。韦庄一直不解，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姜欣的皮肤还是那么嫩，那么粉白？每次近距离地看姜欣，韦庄总叹丽质天生，人力难为。姜欣在韦庄的眼里，千好万好，就有一点不好：自打和杨一帆结婚以后，她对杨一帆的不满一天多似一天。每次两口子打仗，必找韦庄调和。初时的几次，韦庄还充满同学的热情，十分认真地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可是调解得多了才知道，自己常常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这别人两口子的事情，最好少掺和。

姜欣是那种丈夫不在身边时，同学特亲，丈夫一来，同学特不

亲的那种人。简单地说，就是重夫轻友。前一分钟还在大骂杨一帆不是个东西，后一分钟就可能和杨一帆勾肩搭背。看着他们两个发腻的情形，全然不当韦庄在场一般。韦庄多次发狠再也不管姜欣两口子的事情，可是姜欣只要一和杨一帆打仗，依然不管不顾地找韦庄。韦庄则是能推就推，能躲就躲。她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也是一大摊子的事儿，十分的不愿意介入到姜欣的家事中。可是想归想，姜欣真找来了，韦庄却是忍不下心不理她。姜欣读初一的时候，母亲就过世了，小小年纪的她思母心切，得了急性中耳炎，爸爸处新女朋友处得热火朝天无暇顾她，瘦小的姜欣一个人躺在医院里的那一幕情景，多年来一直在韦庄的眼前挥之不去。

这次姜欣打电话来，韦庄同样的心情，同样的不想管姜欣两口子的事情，也不愿意姜欣因为这件事来她家里，因为她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战争”。可不愿意归不愿意，韦庄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皱着眉头和着面，又泡上虾仁、木耳、黄花菜，又摘了几根韭菜，馄饨的馅料就基本备齐了。韦庄一直不明白：谁做馄饨不都这么做吗？怎么她做出来的馄饨，人人都夸着好吃？

“韦庄，开门，是我，姜欣。”姜欣和她女儿大呼小叫地敲着门，韦庄一路小跑打开了门。

“馨宁来了？快进来。”韦庄笑着给馨宁和姜欣拿拖鞋。

“韦庄，快快快，这虾还蹦呢。”姜欣说话倒不含糊，真的拎着一袋活虾来了。韦庄笑着接过虾，赶忙放到厨房水池里了。

“韦阿姨，晓曼呢？”

“还没放学，一会儿就回来了。你先进她的房间去玩吧。”馨宁应了声，便去了晓曼的房间，姜欣则跟着韦庄进了厨房。

“韦庄，我真羡慕你的生活。两地分居多好。自己带着孩子，假期去见一面，既当旅游，又不用天天在一起。什么时候我也能过上这种生活？”

“呵呵，一个人带孩子那么容易呢？杨一帆在你身边，你还老

埋怨他做得少呢，你一个人带孩子不累掉你一身皮才怪呢。”韦庄边说着，边动手包起了馄饨。

姜欣也拿起一张馄饨皮儿，试着包，可是她总也学不会韦庄的包法，站在那里扎着手，嘻嘻地笑着。

“韦庄，上学的时候，梦萍总说将来你会是一个贤妻良母，那时我一直不服气。现在看来，梦萍说的还真对，吴半江找你，他修了八辈子的福了。”

“呵呵，我哪有你长得漂亮，皮肤白腻，身材修长，大家闺秀。”韦庄笑着瞥了姜欣一眼，心里却是一动：梦萍，有多少年没见到她了，也不知她过得怎么样？还是那么爱幻想，那么浪漫吗？不知道她现在穿的文胸还是不是王季刚亲手给她做的了。

姜欣用胳膊碰了一下韦庄：“嗨，想什么呢？这么出神。”

“我在想梦萍。你还记不记得，她不想去上大学的事儿？”

姜欣愣了一愣：“有这事吗？我怎么不知道。”

韦庄愣了一下，这事姜欣确实不知道，再想了想，便释然地说：“这事儿过去这么多年了，说说也无妨。想听吗？”她笑着看了一眼姜欣。姜欣点了点头，韦庄一边包馄饨，一边娓娓地说起来。

“梦萍拿到专科通知书的那一天晚上，王季刚跪在她面前痛哭流涕。说什么也不让梦萍去读书。他说现在一天也离不开梦萍。他无法忍受没有梦萍在他身边的日子。想想梦萍要离开他三年，他的心都碎了。还说像梦萍那么有气质的女生，到了学校肯定一大帮人追她，不用一年她就会把他给甩了。如果梦萍去读书，他就自杀不活了。后来梦萍在他的哭诉下真的就决定不去上学了。”

姜欣不以为然地瞥了瞥嘴：“梦萍不是去上学了吗？”

韦庄笑着继续说：“可不是上学了吗？你都不知道她是怎么去的。她跟她爸说不去上学，叫她爸一个大嘴巴子打倒在地上，把她痛骂了一通。她妈更是骂得她一塌糊涂，并且告诉她：‘如果她敢真的不去上学，就把她的腿打折！’她委屈地跑到我家里问我怎么

办,我当然也说她了。我问她:‘你不去上学以后怎么生活?谁养活你?’你猜她怎么说?”

姜欣只瞥了下嘴角什么也没说,看她那不屑的样子,韦庄笑了:“梦萍说王季刚跪在她面前向她发誓:‘今生今世只爱梦萍一个女孩,绝不会让她受苦遭罪。有他一口吃的,就有梦萍一口吃的。他是顶天立地的大男人,他会养活梦萍一辈子。’”

姜欣终于提起了兴趣,她瞪着眼睛问韦庄:“那梦萍怎么说?”

韦庄再一次笑了:“梦萍说她非常感动。王季刚能说这样的话,别说不让她去上学,让她干什么都行,为他生、为他死都心甘情愿。”

姜欣也笑了:“梦萍真傻!男人的话怎么靠得住?”

韦庄的眼睛眯成一条缝,淡淡地说:“我倒不觉得梦萍傻,那时她才多大?18岁,花样的年龄,梦一般的心境。当时我觉得她特别纯洁,而且也很羡慕她。虽然我不喜欢王季刚,但觉得能像梦萍爱得那么投入,真是挺美的一件事。来到人世一遭,能有一次那样的爱也很难得呢。”

姜欣的眼睛也眯成一条缝:“也是啊。我不太知道梦萍的事,也不理解她说的话。我听梦萍说过:王季刚的头上有一道光环,一看到他,她就犯晕。”

韦庄笑着说:“何止是犯晕呀,整个就是被王季刚洗脑了。我虽然羡慕她的爱,但我绝对不赞成她为了王季刚放弃上学的机会。我的话在梦萍心里虽然不比王季刚有分量,但是梦萍是非常相信我的好意的。我苦口婆心地说服教育她,你不知道,我教育了她多少回!还有她爸爸妈妈的一再呵斥,梦萍又犹豫了,又说要去上学,王季刚一听说梦萍要走,就当着梦萍的面喝药自杀。梦萍那次是动真格的了,王季刚还在医院抢救,她就跟我说如果王季刚抢救过来就拉倒,如果王季刚抢救不过来,她也要喝药。那次也把我吓得够呛。直到王季刚抢救过来,一颗心才放回肚子里。平静下来后,越来越觉得王季刚太过分了。大梦萍八九岁,还玩这种小男生

的伎俩，实在是可恨！要真想死，就来一个痛快的，要么就别来这咋咋唬唬的一套。他不喝药还好点，这一喝药，我反倒万分坚决地支持梦萍上学！就为了能天天见到梦萍，就不让她上学？！还喝药？！至于吗？就他这样的，经不起一点儿事，还要说养活梦萍一辈子，谁敢让他养呀！”

姜欣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哎，王季刚那叫故作姿态，我就不信他真想自杀，没准儿药里兑水了呢，就是看着梦萍小，骗她呗。这种男人我见得多了。别再说他了。恶心！说点正经的吧。你说说，昨天杨一帆半夜二点多才回来，一进屋就满嘴酒气地烦我。有这样当老公的吗？”

韦庄断了话头，心里暗想，又来了。她不言语，因为她知道，最好的方法就是听。此时的姜欣并不真的想让韦庄说杨一帆是好是坏，她只是想跟韦庄说说，借以平衡一下自己对杨一帆的不满。如果韦庄真的说了杨一帆不好，八成姜欣的心里还会不高兴。

“我不知道别的男人怎么样，我家杨一帆身体特别好。总有那要求，有时我在厨房做饭，他也会有那想法，你说烦不烦人。”

“呵呵，这叫浪漫。真看不出来你家杨一帆还有这雅兴呢！喜欢用厨房背景！”韦庄一边包着馄饨，一边呵呵地笑着。想着杨一帆那比黑炭还黑的脸，她还真想不到杨一帆会这么有情趣。看来人真是不能貌相。

“还浪漫呢，一做那事就没完没了，我身体不好，我可受不了天天做那事儿。”姜欣一本正经地说着。韦庄知道她说的是真话。姜欣的身体从小就不太好，上初中的时候总打针。她就像一颗温室里的豆芽菜，歪歪斜斜地长到今天，还真是不容易。

“韦庄，我真是羡慕你。一年做二个月那个事就行了。多好。”

“呵呵。”韦庄苦笑了笑，叫她怎么说？虽然她不会天天想做那事，可她也不愿意一年只做二个月那事。看了眼姜欣，她心里暗暗地想：真是人比人气死人。这屋里的二个人，一个叫嚷不喜欢的，

一个却想喜欢没得喜欢的。什么也别说了。包馄饨吧。她手急眼快，一捏一个，一会儿就包了一盖帘儿的馄饨。

刚把馄饨下了锅，吴晓曼就回来了。馨宁看到吴晓曼回来，两个小朋友倒是亲密得不得了，嘻嘻哈哈地进屋里聊上了。没聊几句，这边韦庄已经把馄饨包好，大虾也做好，说话间就开饭了。

看着桌上四个冷盘：盐水虾、拌粉皮、水晶肘子、虎皮尖椒，姜欣不仅啧啧称奇：“韦庄，看你做菜就是一种享受。真好看。我都忍不住了。”说着，便夹了一筷子水晶肘子放到嘴里。

韦庄看着吃得啧啧香的姜欣，笑着问道：“喝点酒吗？”

“喝。我正烦着呢。”

韦庄转身到柜子里拿出一瓶白葡萄酒，又拿了一些冰块儿。看看吴晓曼和馨宁，她又拿出一瓶橙汁，娘儿四个便美美地吃起来。

“Cheer!”韦庄笑咪咪地举起杯，馨宁、晓曼、姜欣也都举起杯。韦庄品了一口加冰的白葡萄酒，不禁由衷地说：“生活真美好。不知怎么着，每次我喝白葡萄酒加冰，脑子里都会出现这种感觉。”

“韦庄，和你在一起吃饭，感觉特别贵族，心情特别好。昨天晚上——肚子的闷气现在全没了。来，干一杯。”姜欣的情绪似乎受了感染，涨红着脸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

“姜欣，慢点喝，这酒很凉，这样喝对肾不好。悠着点儿。”

姜欣的酒量韦庄是知道的，她属于那种不喝正好，一喝就多型。看到姜欣这么大口喝酒，她可不愿意姜欣醉在她家里。那可真有得她麻烦的。刚要劝姜欣几句，电话响了。

“喂，哪位？”

“韦庄，我是杨一帆，姜欣在不在你家？”

“在呀。正在我家里吃馄饨呢，你吃了没？”

“吃什么呀，一回家，一个人影也没有，就知道又上你那去了。”

“哦，那你过来吧，今天姜欣买了活虾呢。”

“行，我十分钟就到。”

“呵呵，不用那么急的，给你留几只，开车小心点。”

“好，十五分钟后到。”

韦庄放下电话回到餐厅，看着姜欣说：“杨一帆一会儿要来。”

“你告诉他我在这里了？”

“是呀，为什么不告诉他？”

“韦庄，真是的。你为什么要告诉他我在这里？我烦死他了。”

“你们俩打仗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说还没吃饭，我叫他过来吃了。吃完正好把你们俩捎回去，不是挺好吗？”

“谁稀罕坐他的车。哼！”

韦庄看到姜欣的表情，她没言语，端起酒杯，笑呵呵地说：“馨宁、晓曼，Cheer again!”二个孩子也笑呵呵地端起橙汁。

“馨宁，喜欢吃虾吗？晓曼，帮我照顾好馨宁，好不好？”晓曼笑呵呵地答应着，韦庄也笑呵呵地和二个孩子说着话。一旁的姜欣看到韦庄不理她，她也知道自己的语气重了些，便又和缓地说：“韦庄，你说我和杨一帆会不会离婚？”

“姜欣，别老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些。离什么婚呀？你和杨一帆是八辈子的夫妻，我算了。别看你们俩打得厉害。这叫怨夫的命，越打越磁实。我最不主张离婚了。我跟我家吴半江说了，我们之间如果非闹到要离婚的地步，这个问题也暂不讨论，如果非要讨论，也要等到晓曼18岁以后再议。就算为了孩子也要保持这个婚姻。”

“我不避着馨宁，也应该让她知道。”

姜欣的劲头十足，韦庄微微有些反感。她不喜欢把成人的这些感觉过早地让孩子体验。韦庄从小就生活在父母的吵闹中。父母一打仗，她就特别恐怖，特别紧张，唯恐会打出人命来。这种儿时的恐惧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对待孩子，她总是非常小心翼翼地避免任何伤害她们的词语。

“馨宁，我和你爸离婚，你跟谁？”姜欣依然不管不顾地说着，韦庄严厉地看了姜欣一眼：“姜欣，不要再说了！”

姜欣看着韦庄的脸色不禁一愣。她心里竟然有些害怕。韦庄的眼神里闪着一点愤怒。她不明白韦庄为什么愤怒。

“当当当!”有人敲门。

“馨宁,是你爸爸来了。去开门。”韦庄说着,也走到门口。

“爸,你怎么来了?我们在韦姨家里吃大虾呢。”

“快进来,快进来。”韦庄说着,便给杨一帆拿了拖鞋。

几个人走进餐厅,姜欣一改刚才的谈兴,板着一张脸,冷冷地坐在那里。韦庄赶忙给杨一帆又拿了套碗筷,又拿了一副酒杯。

“杨一帆,你喝葡萄酒还是喝白酒?”

“喝葡萄酒吧。”他说着话,便把脸转向姜欣,没事人一样笑嘻嘻地说:“你看人家韦庄,这菜做的,就像那么回事,你什么时候做过这么好吃的菜?”

“韦庄,你不知道,他把我的大学同学张雅娟扁得一钱不值,陈香就更不在他眼里,我这些女朋友中,杨一帆就夸你一个人好。他还说家庭也要引进竞争机制。”

韦庄笑着看向杨一帆:“是吗?我哪比姜欣好?”

“你哪儿都比姜欣好。你看你家收拾得多有样,你再看我们家,像猪圈似的。”

韦庄笑了。

“家庭妇女都会收拾屋。姜欣可是大资本家的外孙女儿,我和她不可同日而语的。”

“你看韦庄好,你和韦庄过吧。我让位。”姜欣说着就站起身向门口走去。韦庄可不高兴了,开两句玩笑还不至于翻脸吧?她一整脸色问道:“姜欣,真要走哇?给我和杨一帆倒地方?”

姜欣气鼓鼓地说:“我才不要走呢,想得美吧。我是上厕所。”

韦庄看了姜欣一眼,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杨一帆也笑了。馨宁、晓曼都笑了起来。四个人笑做一团,姜欣坐在便池上也忍不住呵呵笑了起来。